

文一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李娇娇 梁善茵  
统筹 邓琼 朱绍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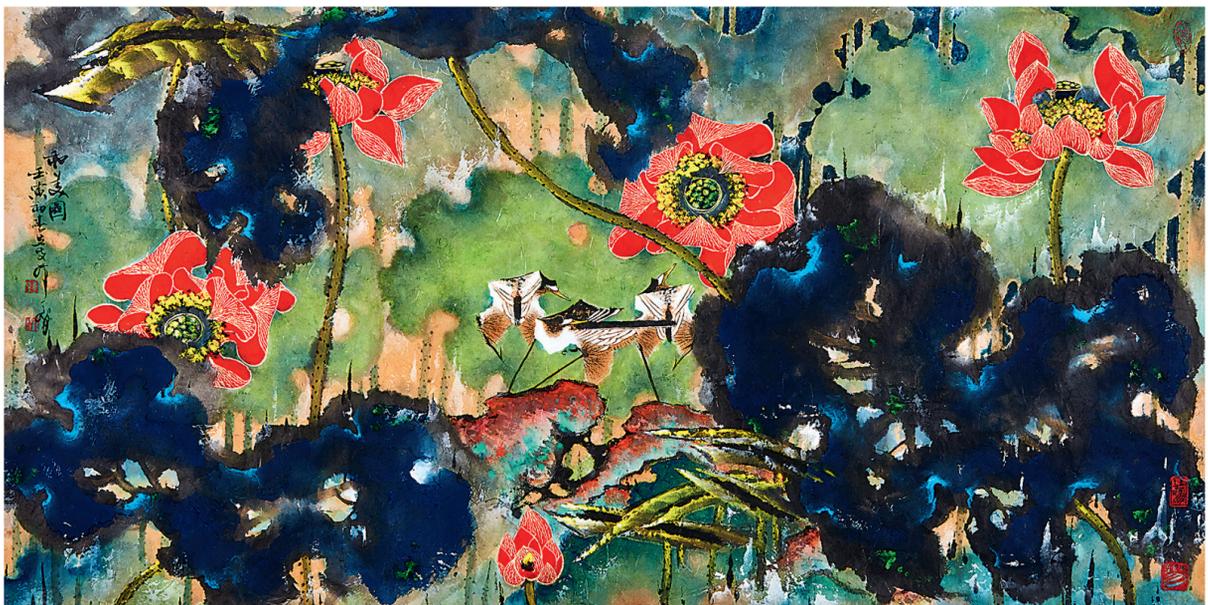
3月27日，“沐露岭南——韩天衡艺术回顾展”在广东美术馆(新馆)盛大开展。从金石篆刻到书法绘画，从理论专著到手稿笔记，在笔墨刀石的交织中，展览勾勒出海派艺术大家韩天衡丰盈且独树一帜的艺术面貌，也让广东艺术爱好者一览海派艺术的雄浑与灵动。

“回到阔别已久的广州。”距离上一次在广州举办个展，已过了38年，年逾八十的韩天衡先生感慨道。这次，韩天衡从上海携带其不同时期的240余件代表作来粤，为广东观众带来当代海派艺术的盛宴，欲与广东艺术界展开一场深度交流。

多领域成果丰硕、诸多荣誉加身，韩天衡仍自诩“老学生”。对于本次展览，韩老自谦“是交流，更是学习”。他特地将展览主题定为“沐露岭南”，“表达我对岭南艺术的敬重——我是来学习的，想要在岭南得到更多阳光和雨露。”韩老说。

“岭南是个好地方，我过去经常来。”韩天衡深知荔枝是广东的特色风物，更是岭南的象征，在《荔枝诗卷》中，他精心挑选了17首历代以荔枝为主题的诗词，用他雄浑大气的书法呈现。他挥毫书写《广州花市陈毅元帅诗一首》：“花市过午夜，春浓风更吹。攘攘人百万，个个买花归。”笔墨间写满了对岭南风物与美好生活的热爱。

展览开幕前，韩天衡先生接受了羊城晚报独家专访。



和美图(国画) 韩天衡

# 韩天衡：八十修道 沐露岭南

记者 王桐

## 粤沪再相会 海派赴岭南

对中国文字“六书”的思考。

融会贯通

转益多师

韩天衡 羊城晚报记者 王子桐 摄



### 相互融通的“马蜂窝”比喻

羊城晚报：这次展览展出了您不同时期的代表作，包括《和美图》等经典作品。为什么特别喜欢画荷花？

韩天衡：通过长期的观察，我发现荷花有一点非常了不起。过去文人墨客歌颂梅花不怕寒冷，天越冷梅花开放得越好，所以表现了一种文人意趣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。后来我发现，从古到今，文人都讲荷花的亭亭玉立、“出淤泥而不染”，但是没有观察和总结出荷花和梅花同样具有刚毅的性格。

在火热的七月天，很多花都蔫了的时候，荷花却在酷暑中绽放，这不是一种刚毅的性格吗？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梅花是主宰冬天的花，而荷花是主宰夏天的花。所以我后来概括出两句话，“荷不畏暑”，就是荷花不怕热，“与梅同格”，就是荷花具有梅花同样刚毅的品格。所以我特别喜欢画荷花，为它立照。

我画的荷花是重彩的，追求七彩斑斓，以体现它在阳光下的艳而不俗；画水墨荷花，则追求水上生物的滋润、静谧和充满生气的表达。

羊城晚报：很多人都评价您的字是由篆入隶。而您治印所体现雄浑内敛的风格，在您的书法、绘画里面也一脉相承。

韩天衡：我比较喜欢雄浑。我们这个年代是雄浑豪迈的大时代、新时代。我当过兵，写字的时候总追求表现一种豪迈、刚毅的气质。

篆书对我的篆刻很重要，而且篆书的线条在书法里也非常有用。写行草书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它的基础是篆书。写楷书是讲提拔，写篆书是重圆转的，所以写行草书怎么可以像楷书这么写呢？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写篆书和写行草是一家眷属。

对一门艺术不能单打一，要相互融通。我自己有一个“马蜂窝”比喻。写字、画画、刻印、读书、收藏、教学、写文章，表象都是独立的艺术门类，但实际上，它们是一个“马蜂窝”。如果能把蜂穴之间的壁垒打通的话，就能产生复合型的化学反应。一个搞艺术的人，需要以文学、哲学等综合修养为核心，打通各个门类，会产生复合的化学效应，1+1+1可能会大于3。这样对自己艺术的提升非常有好处。

### “表扬是糖，批评是药”

羊城晚报：陆维钊、谢稚柳、陆俨少等先生都给您写过“有得忌轻出，微瑕须细评”的陆游句。对您来说有何意义？

韩天衡：我的家庭教育非常重视读书写字，陆游的这两句话是我小时候的座右铭。“有得忌轻出，微瑕须细评”，就是读书不要浅尝辄止，要读懂读深，而且要读出一种区别于别人的、属于自己的感悟。不要学到一点东西就自满、得意、骄傲，有了心得，也不要自满。只有沉浸进去，认真读好书，又要表现出属于自己感悟的东西，才是“有得”。“微瑕”，一点点不满意的东西，都要好好去品评它，捕捉缺点就要纠偏提高。

从写字、画画、刻印章，到写文章、写

书，包括做人，这两句话都很重要，也是我从小到现在，践行了七八十年的追求。

羊城晚报：这两句话见证了您和先生们怎样的交往故事？

韩天衡：我非常幸运，在我很年轻的时候，就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关心和培养，我一直很感恩他们。除了陆俨少先生，篆刻方面的方介堪先生、方去疾先生，理论学说方面的谢稚柳老师，还有陆维钊老师，他们都是我的大恩人。没有他们对我严格的要求，也就不可能有我那么一点小小的成绩。

这些老先生给我的启发教育是多方面的，比如谢稚柳先生，我22岁拜师，他很少跟我谈概念的东西，总是讲，要尽量多读书。在这些老师的指导下，我知道读书的重要性。读书是我们搞任何一门艺术的根基，只有读书有深刻理解又会转化的人，再赋以高超的技能，才可能在艺术上取得成绩。

我第一次见到篆刻老师方介堪先生，他看了我的印，说我和清代篆刻家邓石如风格暗合。他说，“你千万不要学我，学我这辈子都超不过我”，不要做他的跟屁虫，应该爬到更高的山上去。还有陆维钊老师，每次我把印稿、书法寄给他，他都用毛笔仔细修改，哪根线条、哪个字不妥当都为我抓出来，做非常深刻的剖析，让我真正体会什么叫“微瑕须细评”。评不好等于吃了不良食品，对人有害，评好了就是真正提高艺术水准的补药。

羊城晚报：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：“表扬是糖，批评是药。”

韩天衡：这是我30多年前出一本画册时自己写的序。我发现不少学艺术的人，包括我自己，都有一个通病：听到表扬就喜笑颜开，像吃糖一样甜，听到批评就觉得别人是在污蔑我、夸大我的缺点，存心与我过不去。

通过几十年的学习，第一流大师的栽培，结合创作实践中的进与退，我体会到，一个搞艺术的人，吃药比吃糖重要。你的作品好，人家表扬你，那是已经存在的东西，听了无非顺耳，感到甜滋滋的，但真正促使你进步的，不是表扬，而是批评。为什么我们要拜师学艺，当然是老师比你高明，请教老师就是为了听批评，只有不断被批评、不断改正缺点，才能进步。所以，老师、包括圈内圈外的批评，对自己都是有益的良药。

### 粤派、海派各有妙处

羊城晚报：您为什么对广东丁衍庸先生的篆刻评价甚高？

韩天衡：丁衍庸先生是油画家，也留学过日本。我研究印学史知道，他一生致力于绘画，60岁才开始学篆刻，很多人不知道他是“退休”后才开始刻章的。很多老年人觉得年纪大了，再去学一门艺术太晚了，其实没有这个道理。我小

时候爸爸跟我讲“三岁修道不为早，八十岁修道不为晚”，什么时候开始都恰到好处。

丁先生刻印，有深厚的绘画修养，所以刻生肖印，能化古为新，在生肖印领域开创了新天地，也是岭南艺术家对篆刻尤其是生肖印的更大贡献。而上海的来楚生先生也很了不起，他的生肖印取法于汉，从画像砖演化而来，苍茫雄浑；丁衍庸先生则表现得更高古，追求秦汉之前的三代至少是商周时期的艺术精神，非常了不起。

羊城晚报：您如何评价粤派篆刻？

韩天衡：谈粤派篆刻，离不开岭南篆刻代表人物黄牧甫。黄先生是安徽人，但黄金时期和经典印章多在广州创作。广东成全了他，他也成全了广东的篆刻艺术。我过去写文章说过，黄牧甫和海派大师级人物吴昌硕是天生一对。吴昌硕表现关西大汉般的高亢雄浑，黄牧甫则表现优雅安详，一个像花脸，一个像青衣，各有妙处，是舞台上缺一不可的可匹配的大师。从当代借鉴学习的角度来讲，学黄牧甫的人比学吴昌硕的更多、影响更大。谈到近百年篆刻两大宗师，海派是吴昌硕，岭南派就是黄牧甫。

羊城晚报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您曾以简体字入印？

韩天衡：篆刻艺术之所以叫篆刻，就是以篆书入印，已是常态。从周秦两汉到现在，篆刻始终沿用古代文字。但历来大师级的印人以篆入印也不会千篇一律，字体和风格都会融入自己的新理念、技法，推陈出新，生面别开。千印一面、千人一面，不叫艺术。比如我刻鸟虫篆，把生活中见到的活生生的动物形象，融入篆字，通过演绎，转化为更具装饰、意象化的笔画元素，往往会带来别样的艺术感受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是特殊时期。我的老师方去疾先生很看重我，我22岁见他时，看了我的篆刻，说“你可以变了”，这句话对我震撼极大。我当时说基础不够，还在借鉴传统，他却说可以变，变就是要跨出推陈出新的一步。方先生思想不保守，1972年就提出尝试简体字入印。

羊城晚报：简体字入印不是一条还有待开拓的艺术路径？

韩天衡：我觉得路很宽，开拓没问题，至于成不成熟，能不能出大成果，还要边走边看。

简体字入印比繁体字困难得多。篆书代代传承下来，不断有新的经验可以借鉴，这是驾轻就熟的。简体字怎么妥帖地放到方框里，是新课题，难处理。后来在实践中摸索，还是取得了成绩。特殊年代过去后，篆刻回归传统，但简体字入印依然可以刻得有趣，我近年也刻过几方，觉得还是有些味道，绝对区别于传统上的篆刻。黄牧甫晚年回老家刻了一方印章叫“在黔减半”，意为在老家刻图章半价收费，用的全是简体字，而且极具水准。



广州市花市陈毅元帅诗(书法) 韩天衡



味外心绪(篆刻) 韩天衡



愚公移山(篆刻) 韩天衡

步入展厅，便径直进了这位海派艺术领军者八十余载构筑的艺术世界。篆刻、书法、绘画、出版物……在这个艺术的宇宙里，金石水墨交融。

韩天衡四岁习字、六岁治印，八十余载深耕不辍。展厅展出了韩天衡不同时期的作品。其中临欧阳通的《道因法师碑》，是他现存最早的一张作品。该作创作于1963年，体现了他早年孜孜不倦、厚植传统的功夫。

海派文化土壤对韩天衡滋养甚多。他师从方介堪、方去疾、谢稚柳、陆维钊、陆俨少等大师，“我非常幸运，在我很年轻的时候，就得到了很多大师的关心和培养，我一直很感恩他们。”韩天衡曾为刘海粟、谢稚柳、陆维钊、陆俨少、李可染、赖少其等艺坛众多名家刻印。他与名师大家的交往，浓缩在一方方印里。

“这幅作品是展厅里唯一并非完全由我自己创作的。”韩天衡告诉羊城晚报记者。原来，本次展览《朝阳出车驾黄昏夕阴掩户蒸白鱼》的下联来自海派大家吴昌硕，为韩天衡购得后，韩老自补上联，两者风格融洽、别有意味，堪称海派前辈后学“隔空合作”的佳作。

韩天衡篆刻、绘画、书法各成高峰、独树一帜，又彼此贯通。竹叶的清逸、“韩鸟”的悠哉、荷花的刚毅、月光的宁和……在韩天衡的笔下，扑面而来的生命力、活泼生趣。

“我画画倒是比较晚。他们认为我比较有自己的面貌，辨识度很强，还是想表现自己心中的东西。”在绘画上，他在构图上参考篆刻布字的疏密有致，在线条上使用书法笔墨的圆润健挺，传承唐宋古典意趣，在色彩上融入西洋色调的浓烈饱满。不论是重彩，还是黑白，笔下万物皆怡然自得。

尤其不同于文人墨客歌颂荷花“出淤泥而不染”，韩天衡独道荷花的刚毅——“荷不畏暑，与梅同格”。在浓烈的色彩下，荷花在酷暑中绽放。在他的画中，你会经常发现一只鸟的身影，这便是“韩鸟”。独创的造型让“韩鸟”成为韩天衡极具辨识度的符号，兼具文气与灵动。

从早年扎根先秦碑刻与邓石如、吴让之书法，笔势豪放奇逸、雄健旷达，到中期转向“奇崛险绝”，借鉴魏碑笔法，再到晚年复归简约内敛，尽显通透，韩天衡在书法上汲古出新。在本次展出的书法《三阳始布，四序初开》中，韩天衡以豪迈气度、破局勇气、开新构思，在小纸写大字，营造开张气势。

韩老早年以篆刻成名，在当代篆刻领域举足轻重。中国三千年的篆刻史为韩天衡提供了夯实根基的沃土，40岁前已摹印超3000方，千年的金石文脉在他一刀一刻间留下鲜活的印迹。

白文印在韩天衡的笔下呈现出雄健浑朴的气质。笔画粗壮饱满，几乎撑满方寸天地，朱红底色被压缩到极致，以疏密强烈对比形成视觉冲击。用刀斩钉截铁、不拘小节，在豪放挥运之中蕴含浑厚朴拙的金石韵味。

多年来，韩天衡在篆刻领域彰显出具有强烈辨识性的艺术面貌，求变学新成为他持之以恒的艺术追求。“我刻鸟虫篆，引入古代文字，并将生活中见到的活生生的动物形象转化为笔画元素。”韩天衡的鸟虫篆印以雄奇瑰丽、写意灵动著称。他以古代文字为骨，将鸟、虫、鱼、凤等图形巧妙入印，通过疏密有致和空间错落，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张力和独特意趣。

三千年来，篆刻皆以古代文字入印。韩天衡反复琢磨，除了“取文字入印”这条形而下的传统路线，能不能走一条形而上的路线——不以字为主，而以意为主？于是，他做了第一个“吃螃蟹”的人，开拓性地探索“会意印式”。在《愚公移山》这方印中，他把“山”压得很低，将其左右两条边拉长，形成这方印的边框，把“愚公”包围在里面，让人一眼看到愚公的困境和精神。这种探索得益于他

高位交流

从不久前在沪落幕的广东美术百年大展，到今天在粤启幕的韩天衡艺术回顾展，一南一北，一往一来，清晰地昭示着粤沪文化高位交流的常态化。广东带着百年美术的积淀走进上海，上海携海派名家的精粹回访岭南。这两场展览遥相呼应，不仅是展品的流动，更是两地艺术的双向奔赴。

今天，借长三角一体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协同发展的时代契机，这场承载韩天衡八十年艺术生涯的展事如约落地岭南。这不仅是一场艺术家的个人回顾展，更为粤沪两地搭建起一座新的文化交流桥梁，让海派与岭南画派的文化艺术情谊，延展为当下两地文化艺术界的互鉴交融。

当岭南风骨与海派气韵在一次次高规格的展览中相遇，粤沪文化高位交流便有了生动注脚。近年来，广东持续推动优质文艺“走出去、引进来”，既全方位展示岭南文化的丰富内涵与创新活力，带给观众沉浸式人文体验，也打破地域圈层，为广东带来高品质的审美供给、对标示范。岭南文化的当代生命力，因此在更广阔的天地间激活，一个植根传统、面向未来、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生态正蔚然成形。